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實際離文字
故自曹溪滴水沁別五家建立經宗開
示方便法源一濬波流益洪同歸薩婆
若海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從
古明大法人莫非瑰璋傑特之材不受
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髮周游衆請必
至於發明已事而後已蓋有成因之而

四
五

悟入或目擊而道存一刹那間轉凡成
聖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奉末
則後學無所考證此僧寶傳之所由作
也是書之傳有年矣白璧縑藉見出愛
慕竊藏在廬阜後失於回祿錢塘風篁
山之僧廣遇慮其湮沒即舊本校雙銀
梓以占法方共之十餘年而書始成其

用心六勤矣魏亭趙元藻一見遇於湖
山之上慧炬相燭袖其書以歸囑予為
一轉語予与遇未覲面今披是書知其
志趣千里同風且見遇覺範与八十一
人者把臂並行若有因書省發得意忘
言即同入此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不為分外寶慶丁亥中春上澣臨川

張宏敬書

禪林僧寶傳引



覺範謂余曰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
鑒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
洞法眼宗之其一為馬祖臨濟為仰宗
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
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畧其始
終行事之迹德洪以謂影由形生響逐
聲起既載其言則入道之緣臨終之効
有不可唐捐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苴以
諸方宿衲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
門臨濟兩家之裔蘄然絕出者合八十
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贊分為三十
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目之曰禪林僧
寶傳幸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索其書

而觀之其識達其學詣其言誠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其寸則宗門之遷固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冊芒寒色正燁如五緯之麗天人皆仰之或由此書也夫覺範初閱汾陽昭語脫然有省而印可於雲菴真淨嘗涉患難瀕九死口

四引

絕怨言面無不足之色其發為文章者蓋其緒餘土苴云

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長沙侯延慶引

禪林僧寶傳目錄上

第一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第二

韶州雲門匡真大師

第三

汝州風穴昭禪師

或作沼

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地藏

金陵清凉益禪師

法眼

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第六

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第七

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第八

圓通道濟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巖禪師

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志德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一至十

僧寶傳卷二

大峯欽禪師

龜洋忠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重雲暉禪師

龜洋忠禪師

第十

雲居簡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第十一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巖禪師

圓通道濟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原六世

禪師諱耽章泉州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爲書生不甘處俗年十九弃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以爲類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更當來授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頸呼曰洞山禪入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屣無及矣後皆如所言寶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碩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荳草味如

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玼御以有驚異鰲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

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詞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要回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
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倡俱行偈曰
金針雙鏤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
開其二名金鎖玄路偈曰交手明中暗功齊轉覺
難力窮尋進退金鏤網鞵鞵其三名理事不涉偈
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
難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
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
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

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
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麤
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
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荅曰
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荅曰只爲有所以來豈
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
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
忘大果故云守住耽着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
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

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
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
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
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
心還成滯着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
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
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淨潔病
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着先師曰擬心是犯
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
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

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麤重貪瞋癡雖難斷
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
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
驚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
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
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驚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
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
草渴來飲水若能怎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
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
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閼及諸妙喜等世界被

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人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趑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箇揔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揔是不要

免乃至世間羶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香嚴開禪師會中有僧問如何是道開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人閑曰髑髏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章曰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

有一人不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鶻鶻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有僧以紙爲衣號爲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諾卽脫去章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

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僧問五位君臣旨訣章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眞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着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審詳辨明君爲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

生問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
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不無偏問如
何是君臣道合曰泯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
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
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
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
超歧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見是金鎖
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
拔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

僧菴卷之一

九

者問曰拔毛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
聲色是什麼墮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
是尊貴墮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
六塵是隨墮維摩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
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只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
不是同也章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
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旣作偈又注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本不是渠非渠無我卽
我仰汝取活我無渠卽余不別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

如渠卽驢

二俱不立

不食空王俸

若遇御飯直須吐却

何假鴈傳

書

信不通

我說橫身唱

爲信唱

君看背上毛

不與你相似

乍

如誣白雪

將謂是白雪

猶恐是巴歌南州帥南平鍾王

雅聞章有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偈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塋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圓

六僧堂傳卷之一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授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懼屬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種滲漏之語見於禪書大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彥世英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予當爲發揚之因疏其溝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盡微細法執興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第一

禪林僧寶傳第二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禪師名文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豐頰精銳絕倫目纖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睫視物凝遠博通大小乘弃之游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叅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搥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損偃右足老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東歸叢林號陳尊宿偃得旨辭去謁雪峯存存方堆椀坐爲

禪林僧寶傳卷之二

十一

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鼉臯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攢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又訪軋峯峯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偃乃出衆曰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於是軋峯大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軋峯曰子是什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軋峯曰直須怎麼始得穩坐偃應喏喏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

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戴角偃卽禮謝又訪疎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卽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有陳尚書飯偃而問曰儒書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偃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辞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

談而辞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訓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又無以訓之偃呵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爲第一座先是敏不請第一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卽命之偃不辞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

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歿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誠呈之王發奩得簡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劉王命州牧何承範請偃繼其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示衆曰江西卽說君臣父子湖南卽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麼又曰從上來且是箇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

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着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趣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着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卽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侍老漢荅一轉了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着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掴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

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又曰三
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
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
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又曰我事
不獲已向汝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
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事若
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
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佛呵謂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
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
曾燒口終日說事何曾掛着牙齒何曾道着一字
終日着衣喫飯何曾觸一粒米掛一縷絲然猶是
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
裏呈機徒勞竚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
漢偃以足跛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
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
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

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叅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叅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麼口頭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用無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又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手不回手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手偃以手指曰

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手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鉢盂噉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擊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曰這俗漢又擊板頭曰喚什麼作聲偃以軋祐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廣主詔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

能對偃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聞擊齋鼓曰
鼓聲咬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
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
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
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
屋但喚作屋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
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
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
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
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着我熱

謾偃契悟廣大其游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爲偈句
尤不能測如其網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
虛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
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
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又曰喪時光藤林荒
徒人意滯肌廼又曰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
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每碩見僧卽曰鑒喫而錄之
者曰碩鑒喫德山密禪師刪去碩字但曰鑒喫叢
林目以爲抽碩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碩鑑

笑嘻嘻擬議遭渠頤鑒嘆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
於是也難施偃以南漢軋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
而示卽大漢軋祐二年也以全體塋之本朝太祖
軋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
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
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
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雲門山啓塔見
偃顏貌如昔髭髮猶生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
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爲大覺禪寺謚大慈
雲匡真弘明大師

贊曰予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
之無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輩及
見其像頽然偃坐胡牀廣額平頂類宣律師奇智
盛德果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
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
而春無迹蓋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
者春容月影耳鳴呼豈所謂命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第三

汝州風穴沼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汝州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以僞唐乾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餘杭劉氏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弃去遊名山謁越州鏡清憇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間寓止華嚴時僧守廓者自南院顯

公所來華嚴陞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舩子下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廓出衆便喝華嚴亦喝廓又喝華嚴亦喝廓禮拜起指以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缺喝一喝歸衆風穴心竒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嘆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左拊其膝風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風穴亦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風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風穴笑曰盲枷瞎棒倒奪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黃面浙子

鈍置風穴曰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南院曰子
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不可
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問所與遊者何人對
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穴於
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日聞智證南院曰汝
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
時語不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卽殺人及其將死
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卽滅又
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

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
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
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揆出揆曰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遙破闍梨鐵面門又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
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
須急急促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曰
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
要卽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風穴隨聲便喝

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卽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幸不辜負興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風穴依止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亾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飢衆弃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風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風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爲新之

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僞漢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風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館于郡齋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風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雖然如有時問不在荅處荅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叅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

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
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着覷着卽瞎
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頰不立
一塵家國喪亾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閤梨無分全
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閤梨閤梨與老僧亦
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閤梨麼拊
其左腓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拊其右腓曰這裏
是于時莫有善其機者僞周廣順元年賜寺名廣
慧二十有二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
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
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
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
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禪師諱省念生狄氏萊州人也幼弃家得度於南
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
林畏敬之目以爲念法華至風穴隨衆作止無所
叅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
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
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

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没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勃姑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顧視大眾念便下去風穴卽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處而念居之將終身焉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勘驗之留者纔二十餘輩然天

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念曰今日放過卽不可僧擬議念喝之又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還我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却是老僧罪過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叅堂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對曰便請念曰鷄子過新羅僧入室念

便喝其僧禮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
曰新羅人喫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誰僧不對曰
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
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
取莫待天明失却雞鶩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
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柰汝何
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
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
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且
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

事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卽
始終賓主卽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
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若
坐汝須立坐卽共汝坐立卽共汝立雖然如是到
者裏着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卽千里萬里何故
如此如隔窻見馬騎相似既然如此直須子細不
得掠虛好他時後日賺着汝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因舉臨濟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刀直
入還有出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
喝臨濟亦喝僧又喝臨濟亦喝僧禮拜臨濟曰須

是這僧卽得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爲這僧會賓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箇是賓那箇是主所以老僧尋常向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以喝作問行有時作探竿影草有時作踞地師子有時作金剛王寶劒若作問行來時須急着眼始得若作探竿影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踞地師子時野干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劒用時天王也須腦裂只與麼橫喝豎喝惣喚作好道理商量却旣知如此也須親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己親證始得莫

與麼掠虛過却平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闍梨在老僧會多少時對曰已經冬夏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寔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縈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面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着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攬不立無間功看他鬧雞人旁觀審騰距水牛

梭不解織

不立無間功

念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

衆不過四十輩

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

日留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

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年十二月杓四日陞座辭衆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柰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游方

僧傳卷之三

三五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犬歸正中妙挾通回手擬議鋒鋦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昭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簾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牀現昭曰師意如

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
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
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
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
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爲嘆時洞山谷
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揄曰
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
卧不荅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
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

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
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
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
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
行矣旣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
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叅
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
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
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
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

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
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歿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
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
先後唯所擇昭令設饌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
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屋簞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
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儼臨人天不越閭者三
十年是皆哲人事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卓絕
如此況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灰生之
際如賈胡傳吏留卽留去卽去嗚呼是其所以起

臨濟也

僧寶傳卷之三

三

禪林僧寶傳第三

禪林僧寶傳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金陵清凉益禪師

福州玄沙備禪師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弃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屨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兄視雪峯而師承之雪峯呼爲頭陀每見之曰再來人也何不徧叅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備結屋玄沙衆

僧傳卷四

三八

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說法與契經冥合諸方有未明要義皆從決之備曰佛道閑曠無有塗程無門爲解脫之門無見作道人之見不在三際豈有杲沉建立乖真不屬造作動卽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亾動靜雙收卽漫汗佛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游行豈

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
到這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
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
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因修證只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卽落魔界且句
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入萬法門
生灰路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灰岸頭事道人行處如
火銷冰箭旣離弦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
喚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步登玄不

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
二乘膽戰十地冤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花與麼現行無疑此外
更疑何事勿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
少欠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着頭頭繫絆縱
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更擬疑心歛念攝事歸
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
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竟不散底以人冥冥冥

寔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我這裏則不然也
更不限門旁戶分明句句現前不屬商量不涉文字
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天堂皆是
療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
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
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學人若向外馳求又屬魔王眷
屬如如不動沒可安排恰似燄鑪不藏蚊蚋本來平
坦何用剗除動轉施爲是真解脫纖毫不受措意便
差借使千聖出頭來也安排他一字不得又曰仁者
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

多少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
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
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今有過無過唯我自
知汝又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
爲人師匠大不容易須是善知識始得我如今恁
麼道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覲得可中渾舉宗乘是
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
靈山會上有百千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
聞汝道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
不聞聞便當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

底事知麼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還同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亾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大難備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

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遺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亾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廻因就果不着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方

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滓其語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與閩帥王審知爲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

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上首羅漢琛禪師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梁開平漳州羅漢琛禪師二十七日示疾而化禪師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葷見萬壽寺無相律師即前作禮無相拊其首曰若從我乎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即剃髮爲大僧無相使習毗尼一日爲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爲無相作禮辭去無相不強勸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事玄沙

遂臻其奧與慧球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峯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簣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兩句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識此字耶曰不識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嘗垂頭頽然坐折木床見僧來卽舉拂子曰會麼對曰謝和尚指示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道指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

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贊嘆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不贊嘆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石山也于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爲作明道偈其詞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執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剎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

宗竒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
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
復至閩城舊止徧游近城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
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闍維收舍利
建塔有得法上首清涼益禪師

而曰金陵清涼益禪師

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全偉
律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
公盛化四明益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大竒之俄辭

六僧舊卷四

廿四

去初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
州抵湖外將發而雨谿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
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鑪見益
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
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肇公
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
已是同是別益曰同琛豎兩指熟視曰兩箇卽起
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字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
輩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語未卒琛又至雨
已止業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

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着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益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不撥萬象益曰獨露身咏子方曰撥萬象益曰萬象之中咏子方於是悟旨嘆曰我幾枉度此生益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

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開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則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慙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着喫飯行住坐卧晨叅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

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
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
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
古人謂之夾幻金卽是真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
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樓臺殿
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
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
卽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
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則
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

儒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
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
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
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
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
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
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掌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
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惣不與麼益笑曰
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
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

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
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
甚勤閨月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
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卿李建勲
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丹陽鄉建塔謚大法眼
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
教乘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
判法爲要非三句所能管攝也益以仍舊自處以
絕滲漏句爲物煩事邊幅而求明乃其的孫豈所

僧藏卷四

七

謂深山大澤龍蛇所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四
或曰大峽山所踞望非變問顯

禪林僧寶傳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其邵武龍湖聞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吉州禾山殷禪師

潭州石霜諸禪師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淦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閑暇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覽忘返沙門紹鑾與語奇之謂人曰此兒自奮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納之諸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髮詣嵩嶽受具時洛下毗尼之學盛諸睨視講習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荅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瀉

僧寶傳卷之五

七

時祐禪師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甚久祐見之簸處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勿輕此一粒百千粒從此粒生曰卽如是此粒從何生乎祐爲大笑明日陞座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依止問曰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伊道智喚沙彌沙彌至智曰添淨瓶水着却問諸曰汝適何所問諸理前語智卽起去諸於是悟其旨時方爲二夏僧去隱于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者有僧自洞山來諸問

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道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諸爲正傳弃其衆從諸諸迎居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歿時衆已輻湊如雲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名爲極致而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着泣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

拜曰會麼曰不會諸曰賴汝不會汝若會打破汝頭諸坐室中僧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見師顏諸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至雪峯舉似存禪師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後傳此語至諸諸笑曰老漢有什麼處急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者刻意師慕至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其名遣使齎賜紫伽梨諸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塋全身於寺之西北隅謚普會塔曰無相有得法上首兩

人龍湖聞禪師九峯軋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聞斷髮逸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芙蓉也聞夜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耶諸曰是

僧堂傳卷之五

四

實事曰師意如何諸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說破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卽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行隱其中聞撥草望烟起處獨進苦行見至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不知所之聞飯木實飲谷而住十餘年一日有老人來拜謁聞曰丈丈家何許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師然我非人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歿賴道力可脫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當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榻旁有小蛇

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電砰雨
射山岳爲搖振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
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泣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爲
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卽穴巖下爲泉曰
他日衆多無水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
今爲湖在半山號龍湖邦人聞其事富者施財貧
者施力翕然而成樓觀游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
極靈禍福此邦民俗畏敬之四時以牲饗祭聞杖
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
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

老夢神告語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
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聞
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我逃世難來出
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
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於是
歛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于本山謚圓
覺禪師史不書名但書僖宗二子建王宸益王陞
然亦失其母氏位及薨年月傳不書聞受業受具
所讀偈云我逃世難來出家疑石霜亦其落髮師

欽定四庫全書
不筠州九峯虔禪師

禪師名道虔劉氏福州候官人也容姿開豁明濟氣堅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門爪牙也諸歿時虔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旨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廟香鑪一條白練如何會第一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煙滅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

師意卽未也廬于普會塔之旁三年而去經行于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曰長生氣不常復曰大衆還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拈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符信且如諸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人約什麼體格商量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採聽看不

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
形盡軋坤都來是汝當人箇自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
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
却向東先是馬大師歿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
海智藏輩塋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
乃公馮川上車輪峯逢司馬頭陀勸海留止因不
復還石門處自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爲泐潭第
一世繼海遺蹤也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塔于
寺之西號圓寂謚大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州人也七齡雪峯存禪師
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
具辭游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
路出生歿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
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
我殷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慙慙殷於是依止十
餘年虔移居石門亦從之及虔歿去游廬陵至求
新見東南山奇勝乃尋水而往有故寺基蓋文德
中異僧達奚道場遂定居學者雲集唐後主聞其

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楊州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住翠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坐夏五十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予觀其父子

僧室傳卷之五

聖

兄等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憐也夫耶耳鼻舌而集于神公曰今日聞諸公言并煥然報齊輒取次峯寺盡陳執贊曰吾露言辭畧不曾嫌而其手開公顧出曰今於輒問答曰彼時吾亦開言者自宜廣矣

禪林僧寶傳第六

南康雲居宏覺膺禪師 洛浦安禪師

雲居宏覺膺禪師

禪師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于王氏兒稚中骨氣深穩言少理多十歲出家於范陽延壽寺又十五年乃成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弄之游方至翠微會有僧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一鉢南來造新豐謁悟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更道對曰向上卽不名道膺价喜以謂類其初見雲巖時祇對容以爲入

僧寶傳卷六

四

室膺深入留雲峯之後結庵而居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雜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荅甌甌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

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
說了合殺頭人惣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
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羶羊掛角
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羶羊掛角
時如何荅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
見道無蹤迹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
是世尊密語膺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
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
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
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

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並音旁家行脚到
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
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
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
循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
處容易不着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
夾如鈎如鑊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
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太須子細研窮直
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踈踈跣跣有什麼
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

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醖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

有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抵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

羸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得者不輕微
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
卽貧窮從地湧出卽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
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
脫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
是從天降下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
湧出卽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
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
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
世豈不是無燒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

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
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那邊有什麼事
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
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
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若體得這箇人意方
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
灰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長在愁什麼
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
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卽是是卽一切惣
是不是卽一切惣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

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着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

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已底人卽難得不道全無卽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卽生惱生惱卽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卽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旣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飢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

相拋出生入歿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
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膺住持三
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
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
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
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
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

僧傳卷六
澧州洛浦安禪師

禪師名元安生淡氏鳳翔南游人也幼依懷恩寺
祐律師剃髮受具旣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

僧傳卷六

五一

悟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安自負辭去至
夾山庵于冢巔夾山訝之以書抵安誠使者曰此
僧得書不發明日當來發之不來也安得書果置
之不荅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旦暮必至矣俄
報安至夾山望見呵曰雞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
安乃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
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恣
恣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
闍梨爭教無舌人解語乎安茫然不知荅夾山以
杖擊之夾山歿衆以安次補住持久移居洛浦謂

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禍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祇如鋒鏑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尔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乎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

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回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垢自由謂之深可慙傷各自努力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門弟子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況其他哉切須在念時不待人至十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問問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曰若道這箇是卽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覓活堂中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彥從上座

曰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未在更道彥從曰
彥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
者祇對和尚安乃歸方丈中夜喚彥從至曰汝今
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
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
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茫然不知安曰
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荅安曰慈舟不泛滄波上
劒峽徒勞放木鷺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
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

可謂妙密然价之宗至膺纔有同安察後雲居簡
而已會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
其名曰鯢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
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膺安似之其絕也理之
固然豈非自是實然自是主哉然不覺其然曰
日好樓臺曾共賞戲墨戲詩合體得先師意旨先
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
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彥從茫然不知安曰
苦苦二更時衆請安代荅安曰慈舟不泛滄波上
劒峽徒勞放木鷺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
十六夏

禪林僧寶傳第七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

南康雲居齊禪師瑞鹿先禪師

天台韶國師

光觸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庵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

僧寶傳卷七

五三

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齧鏃機韶問百市千重是何入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剝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

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
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
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
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滯渙若氷釋感
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
游天台觀智顗禪師遺蹤如故居瞭然有終焉之
心初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州雅
聞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
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
遣使迎至尊事之以爲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撥

去枝葉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六祖曰非風幡動
仁者心動是爲無上心卽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
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
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什麼
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卽是空若言非
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旣非種
種解會會如何知悉若真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
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是古佛心荅曰
此問不弱又問亾僧遷化向何處去曰終不向汝
道曰爲什麼不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吒太子拆肉

還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於蓮花之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故每曰太凡言句應須絕滲漏乃可僧隨問如何是絕滲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者謂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寢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

禪師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而韶適與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山谷六月有星隕于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闕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開悟夫問詞荅語無所增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荅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蓋嘗

曰大凡言句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
欲見祖師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筠州九峯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長壽人也幼依鄧
之仁王寺沙門惠超超陰察之外純深中穎悟超
奇之爲落髮受具卽游洛中聽毗尼部弃去至武
陵謁德山鑒禪師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
有違之者而鑒獨以玄爲奇然玄不大徹透辭去
至高安謁价禪師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
晝示人人且按劍况玄夜乎子可貴也玄曰但不

識珠者耳儻識之亦無晝夜价稱之以爲俊士价
歿廬于塔旁三年而學者來依從日盛玄曰太平
時世飢餐困卧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
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
去中和初拜辭其塔址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
平鍾王執弟子禮址面而師事之玄厭城居思超
放山林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
風靡而至或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玄曰自己尚
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
同異玄曰締綸不禦寒又嘗問僧近自何處來曰

閩嶺玄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玄曰有不
動步者麼僧云有玄曰爭得到此間其僧不能對
玄以杖逐之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
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
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
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
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
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
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

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
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曰尔時
初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
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
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
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
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
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
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
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于之旨也祖師曰
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僞唐乾寧三年二月十
七日晨興誠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旣
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
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定法玄言語忌十成
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者綱宗也至引法
華以證成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
夫豈虛語哉余至九峯拜其塔碑已斷壞不可識
有水碑書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

綱宗何也

僧三傳卷七

五八

南康雲居齊禪師其教略曰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禪
師得度種性猛利經行燕坐以未明已事爲憂持
一鉢徧歷叢林學心不息時法燈禪師住南昌上
藍齊往依之法燈使知藏司法燈偶見齊呼曰每
見舉祖師西來意話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若與麼會了無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
法燈良久曰西來有甚意便去齊於是頓悟其旨
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別之語盛行諸方

號東禪嘗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太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

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叅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維那白衆已集齊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輔弼叢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什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

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贊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

瑞鹿先禪師

僧三傳卷七

辛

禪師名本先生鄭氏温州永嘉人也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爲沙彌詣天台國清寺受滿分戒卽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響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着方難荅

若求道理說多般辜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乃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旣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大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太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閑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箇郊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

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晝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曰也祇是如晝先曰汝問我如晝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闕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二夏長吏以其事聞有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辭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秘閣如晝特賜紫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畧少異耳夫自心非

外有妄盡而自返則於生歿之際超然自得如此
然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
皆弭光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
嗚呼其有旨要乎

禪林僧寶傳第七

僧寶傳卷三

禪林僧寶傳第八

圓通緣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安巖嚴尊者

圓通緣德禪師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

老宿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
爲佛事年二十四徧游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
谿謁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日德
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公齊立至游經堂僧
衆趨迎德閑經自若宋公旁立睨之德不甚顧荅

僧空傳卷八

六三

宋公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宋公異焉力請住
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頽然默
坐而已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
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致至金陵
問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創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
子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峯之下
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賜名圓通焉本朝
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
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談
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長老不聞殺

人不敗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歟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謚曰道濟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僧傳卷八

高

禪師名光湧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十三學經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史忌其名有異能解見湧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決授之時仰山寂禪師住南昌之石亭寺湧父事之得度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律師受滿分戒北游謁臨濟臨濟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遊何爲湧因南歸執勤累歲先是石亭見來叅者必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又問還見和尚麼曰見又問和尚何似驢叅者無能對脫對亦不契忽問湧湧對

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湧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子異日當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歿湧焚第三指以報法又焚第二指以報親僞唐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頓集亦不起乃共訴之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

僞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十夏

洞山守初禪師不食危坐終日母呂試之不餵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呂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諡剃髮詣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游律肆執卷坐睡弃去歷咸秦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夏休詣雲門偃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渡又問夏在何處對曰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

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良久又申問曰
適來祇對不見有過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
飯袋子江西湖南便尔商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
正當於無人煙處不畜粒米飯十方僧卽日辭去
北抵襄漢僞漢乾祐元年衆請住洞山禪其律居
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
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到此
實難得人但愛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若
此輩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臼活人眼
目不道都無但可言少皆坐不達根原落在陰界

妄以爲安不知陷在灰水弄箇無尾胡孫臘月三
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亂悔無所及若
是衲僧凍殺饑殺終不着渠鶻臭布衫本朝太平
興國六年尚書石公襄帥趙公交章奏初有道行
化于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紫伽梨旌異之
住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
趺而化闕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安巖嚴尊者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弃家
依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

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者清涼智明禪師
高弟雲門嫡孫也太宗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
園舍中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
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每爲行人害公爲說偈誠
之而蛟輒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公以杖撻
之而水得父老來聚觀合爪以爲神公遯去武平
南黃石巖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
之大驚爭敬事之民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
念而獲家盡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歿公不知法
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荅索紙

作偈曰雲外野僧歿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于菩
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
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帽其
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
者六年巖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不忍折簡
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
問狀不荅以爲妖火所着帽明鮮又索紙作偈曰
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
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
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

住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
公舟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
除之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着沙萬牛挽
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于南海爲衆生福田公
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
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卽舟偈
偈而舟爲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
僧許之方解繹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
性而事公謹愿公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

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題
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異蹟甚著
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太叅趙安仁已
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
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卧
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謚曰定光圓
應禪師
贊曰圓通誚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事而不荅此
其識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
禍及人因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囿於法

愛故初公語分生死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
提大用於其化時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
後之訓也臨禍福死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
宗已墜之綱尚可理也

禪林僧寶傳第八

僧寶傳卷八

充

宗師劉文剛尚書題也

益文儲憲繼斷辭及主之繼斷或將四衆入懷
我大限於其哉報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
愛故初公語分生死最抵以歸其淵至終大應願全

禪林僧寶傳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雲居簡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滿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遁風骨癯甚視瞻凝遠性夷粹語論英發初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卽告汝道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證价稱

僧寶傳卷九

辛

其能馬氏方據有長沙興崇梵坊聞遁名請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僧問如何是道遁曰無異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勸諭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爲說出意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軌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易作麼生可持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遁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進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

僧亦悟又僧問大庾嶺提不起時如何遁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在什麼處立遁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對機峻峭無滲漏類如此僞梁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于方丈前詰旦加跌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贊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聞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求明智覺禪師

智覺禪師者諱延壽餘杭王氏子自其兒稚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誦六十日而畢有羊群跪而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舟而歸錢塘見漁舡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于江裂縫掖投翠嵒求明禪師岑公學出世法會岑遷止龍冊寺吳越文穆王聞其風悅慕聽其弃家爲剃髮自受具衣不綴續食無重味持頭陀

行嘗習定天台天柱峯之下有烏類尺鷃巢衣襦中特韶國師眼目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爲第二世衆至二千入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

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

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

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唯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舍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荅曰此心不從不橫非它非自何以知之若言舍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它生卽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它尚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

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智覺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

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旣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旣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

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荅泉聲欲達吾宗旨涅槃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真唯識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

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象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

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躰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閑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

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智覺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其國王投書叙問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精數珠金澡餅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

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
狀必枯悴彫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
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
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
左立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輒亦錄雲居簡禪師

於是簡躬探井曰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
今衆莫有知者以臆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
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峯時受服役旣來雲居
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
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卽不諱誰可繼者曰
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
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旣
申請簡無所辭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
自如主事僧大沮簡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者
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

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
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什麼却在釋
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
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
蓋得麼問虵子爲什麼吞却虵師曰在理何傷問
諸佛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諸
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
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峯時如何曰閑着七間僧堂
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

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暖麼又問叢
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
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
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帥
張崇爲建塔于本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
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傳承之以爲妙得其
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
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
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

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訓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第九

曾三傳卷九

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重雲暉禪師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峯山行脩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餅椶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醺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弃弟子乎

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瑞龍璋禪師

禪師名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

信傳卷十

三

父司空出鎮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因不飲食不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于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

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軋寧中雪峯嘗見之以樓欄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憨憨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

僧得奉

三

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着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廻太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遣陸仁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禪師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業於南澗寺年二十

四謁安國弘瑫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獨露
身瑫舉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啓瑫
曰今日見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瑫曰汝見何
道理端亦舉一指瑫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趂不及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曰竹筴一文一雙有僧夜至方丈端
以衲蒙首僧忽舉衲問誰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
糖舶上檳榔僧不解端瞠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
會卽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又謂門弟子曰佛法無
許多般但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卽凡情忘卽

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申謙敬無
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
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年二月二與汝
暫相弃藝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世俗皆寫記之
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竟入山二月一日太
守亦至從官騶吏偵伺信宿如市二日飯罷端升
座叙行脚本末辭衆有長老應圓者出衆問曰雲
愁霧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別先賜一言端垂一足
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
汝境界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

本常端作噓聲復與數僧訓荅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

八坐六十夏

雙峯欽禪師

禪師名竟欽益州人生鄭氏少爲大僧於峨眉谿山黑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卽就雙峯之下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真禪師躬臨證明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如月入水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

僧傳卷一

四

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於是匡真以謂類已加敬焉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峯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聞之合掌而化閱世六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峯詮禪師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弃家師事思禪師思爲荊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師道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荊楚與建康接壤

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臧劉言有其地以王遠代劉言領其事遠見詮輩疑以爲江表謀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遠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臯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爲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遠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歿詮還廬山乾德初庵於東南牛首峯之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峯賜大沙門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詮曰

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詮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詮曰明日路口有市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牧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跣跌辭衆而化閱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蓋爲法忘軀

洋忠禪師

字曾

號

姑

來

大

聖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舊山痛自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卽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僊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

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鷄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着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齎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虵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虵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怖駭弃去但諦見

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塋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圻裂連階丈餘寺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禪師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云
贊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數老者鮮矣予觀其言皆約而明校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灰生之際明驗昭著然初不聞儼臨萬衆四事供養者也

274963

31



乙

中国书店 标价籤

册数	定价
3	6.00



禪林僧寶傳目錄卷中

第十一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第十四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僧傳目錄口

圓照本禪師

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舉禪師

第十六

廣惠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第十七

淨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洞山聰禪師

華而名曉聰生杜氏詔州曲江人少懷靈悟

度頭肯嶺然一被問寒暑則語而足飲

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

是禪者云問曰

禪林僧寶傳目錄中

僧傳目

林僧寶傳目錄中

第二十五

華嚴隆禪師

華嚴隆禪師

第二十六

華嚴隆禪師

華嚴隆禪師

第二十七

華嚴隆禪師

華嚴隆禪師

第二十八

華嚴隆禪師

華嚴隆禪師

第二十九

華嚴隆禪師

華嚴隆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十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洞山聰禪師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度頭骨嶢然一帔閱寒暑周游荆楚飫厭保社與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婆娑從旁來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

僧傳卷二

三

有道衆目笑之蓮花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詮禪師大中祥符二年詮移住棲賢以聰繼席果嗣文殊應天真禪師真見圓明密雲門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所問輒瞋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什麼山下擔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燒雲居舜老夫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有居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舜默慙馳歸舉似聰

聰代前語曰此去漢陽不遠代後語曰黃鶴樓前
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
字祖師西來是右字或作手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
天晴蓋却屋趂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
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人名
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
聰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鐻
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
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
人道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

松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
蓮花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
人天眼目也許公旣至聞聰住山家風作詩寄之
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
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
對遠峯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
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
說偈曰叅禪學道莫怱怱問透法身止斗藏余今
老倒甌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
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

舍利塔于西阿公曰於此贊曰聰答所問兩句耳而蓮花祥公便知是雲門
兒孫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
中有聰語要一卷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
百問語皆赴來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卽慈明也
初受汾陽祝令更見聰故慈明參扣餘論尚獲見
之嗚呼聰爲蓮花峯汾陽所知則其人品要當從
玄沙稜道者輩中求也

玄立雪寶顯禪師

益州普安院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僧傳卷上

五

八日生于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
志丘壑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
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歷年嘗典客大
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
嘴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
栢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
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
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

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爲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誤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藟苴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

師子峯在棲賢之後

曰踞地盤空

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爲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游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

曾傳卷二

六

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觀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沈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一本曰然行脚人於

世無求取希薦達哉

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峯虛

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

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坐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乎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間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滅流踞佛祖位妙圓超

悟正在茲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任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遮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搗鼓衆集顯曰太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太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竇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

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劒未出匣神光射斗
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
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
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
回頭爭柰何餘敷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
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六傳卷十一

八

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
江中父怒笞詬甜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
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
見如鶴在雞群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
拊懷背曰臨際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
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于此懷初謁荊州金
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東遊至
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
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
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倡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卵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薨佛日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贊曰予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倡之語其指示心法

廣大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緇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焚書豈不誤哉然予聞菩薩宏法爲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十二

薦福古禪師

禪師名承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爲書生博學有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了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遊已而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遊廬山經歐峯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於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饒四年十月迎以往薦福示衆曰衆生久流轉者爲不

傳卷十二

十

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已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柰求劫輪迴何有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歟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摠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慧辯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

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今成佛今人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句揔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慧作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

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闡域僧問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缺纖毫卽成邪見便有剎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

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
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
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
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
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誠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劒
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豈在句下又
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
室曾到五臺不對曰曾到曰見文殊不對曰見又
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

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
意旨如何答曰填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
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
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
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
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
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
玄臨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
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解見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
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捩又謂

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
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
日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
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
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
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
向上關捩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
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揔通
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揔無佛法

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
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處不得自在何以故
爲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
世以此爲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爲有言句在
若要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
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
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
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遮裏

却不會又臨際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三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為玄極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出言語一一要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卽透得法身然返為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

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腳踏實地僧曰旣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學何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祇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旣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

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
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
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枯入天
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
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
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
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
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
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真覺

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
卽一切一切卽一故曰萬法本無攬真成立真性
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
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
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
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
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
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
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
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

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
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
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
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
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碗裏
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着月問佛教祖
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
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衆雲門道
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
語便報師恩乎古臨終寫偈辭衆曰天地本同根

僧傳卷二

七

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
四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
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
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
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
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
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蘗但
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
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
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

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辨乎方譏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性理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此意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真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

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劒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真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真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卽妄卽真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

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
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剏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
三失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二

僧傳卷十二

六

三六

又二起中生二種古時對兩尊自己疑誤後學
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

禪林僧寶傳第十三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福昌善禪師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荆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爲人敬嚴祕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纔入方丈畫一圓相呈善善喝曰遮野狐精其僧便作擲勢以脚撈之三善曰蒿箭子其僧禮拜

僧傳卷十三

十九

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什麼人作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州曰什麼物與麼來也對曰請師辯著曰驢前馬後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打僧無語善喝云遮瞎驢打殺一萬箇有甚罪過參堂去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善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奪

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悞和尚善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什麼處對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撼勢善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善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問超山主名什麼對曰與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善便打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在什麼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

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善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善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贊曰明教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明教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及住持嘗自

外歸首座問曰游山不易明教舉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奪之卽隨倒卧首座掖起度與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予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施爲真克家子也

大陽延禪師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爲師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名

僧傳卷十三

三

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塲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遮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卽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

帶雪飛觀稱以爲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負儕輩
莫敢攀奉一時聲價藉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
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延乃
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
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
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
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此此渠揔不
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此此底道理但截
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
卽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

不繫隨處轉轆轤地更有何事僧問亾僧遷化向
什麼處去延曰亾僧幾時遷化僧曰爭柰相送何
延曰紅爐焰上條絲縷黠黠雲中不點頭見僧種
瓜問曰甜瓜何時可熟對曰卽今熟爛也曰揀甜
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對曰未審不
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他麼對曰雖然不識
不得不與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壽堂看之
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
無因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對曰遮
箇猶是遮邊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對曰匝地紅

輪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爾惺惺耶僧喝曰遮
老漢將謂我忘却

卽興陽
訓禪師

延神觀竒偉有威重從

兒揮中卽曰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
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
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延嘗注釋曹山三種語須明
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
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
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
尊貴墮注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遮邊行李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注曰
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
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答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
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予嘗作隨類墮偈曰
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
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
著珍御顧見何驚異作隨處墮偈曰有聞皆先聞
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今併系於
此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
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

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贊曰延嗣梁山觀觀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
嗣雲居膺膺於洞山之門爲高爭也余觀大陽盛
時有承剖兩衲子號稱奇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
遠錄公則洞上正脈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
可以無媿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三

僧傳卷十三

三

何以無敗也

數疑公限歐王五祖幾於不繼矣公知此之味入
和音承傳兩兩千幾兩音幾卒至於不繼計幾幾
隔雲岳數數於歐山之門爲高爭也余觀大陽盛
贊曰延嗣梁山觀觀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
共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曰貪齋齋太無味果齋今

神鼎誣禪師與臨坐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堂願言

神鼎誣禪師誣氣香舖臨車

禪師洪誣者襄水人也傳失其氏越云生隱於衡

嶽之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邦稱右族來游福嚴卽

誣室見誣氣貌閑靖一鉢挂壁莫能親踈之傾愛

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

神鼎之下鄰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

往誣笑曰諾乃以已馬馱誣還誣至設魚鼓粥飯

僧傳卷二四

五

如諸方一年而成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

嵩少時游焉誣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咤

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

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睨上下有卽咀嚼者有

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

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誣次

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

而分俵以當麪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

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誣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

其誨語誣曰洞山頌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

捉得伊行卽打坐卽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
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卽
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
卽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
問知不知又嘗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
人公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
問神鼎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
會參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誣夜語還謂郡將曰誣
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誣
辭免不得已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無正意參禪

只欲往東京聽一兩本經論以答平生何期行到
汝州忽值風發吹上首山見箇老和尚劈頭槌一
槌當時浹背汗流禮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當初
束縛送去首山後却歸鄉井古寺閑房任運過時
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有
一炷香也要對衆燒却供養此老只是汝州土宜
乃升座問答罷又曰齋會已具僧俗已集問答已
畢佛法成辦只將此善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
便下座道俗懽呼以爲未始見也於是誣聲名普
聞僧問烏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烏窠但

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譚曰此事卽知此人久積淨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舉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孤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叅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看它吐露終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條拄杖刺蝎勁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橫擔大地乾坤挑幹戳開情鈍頑癡打破劍利尖點如今卓在面前諸方作麼拈掇我卽不與麼道僧曰願聞和尚偈偈曰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

幸得扶持老病是爲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將小意對闍梨譚曰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意會麼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良久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雨下階頭濕晴乾又沒泥姨姨孃姊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是長連牀上粥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人

有麼良久云適來有一人爲蛇盡足踣跳上梵天墜著帝釋鼻孔帝釋惡發雨似盆傾諸人還覺袈裟濕麼有僧自汾州來

傳是舉道者

譚倚拄杖曰一

朶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
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手之機僧曰盲人
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
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誣曰鵝王飛鳥
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揔上路作麼僧
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誣曰不要上座答
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
紅卽拂衣去誣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
誣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
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揔皆然起坐終諸沒

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
雖然如此猶未盡首山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
意誣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
到人稀同聖到者方知不是歸方較可直道迥超

凡聖外

肯有人不在

由是曹溪第二機

青霄有路

郴州道俗

卽山迎請住王莽山不赴僧問佛不違衆生之願
爲甚有請不赴誣曰莫錯怪老僧好有偈曰一月
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意
大地衆生無不徹誣德臘俱高叢林尊仰之如古
趙州同曰神鼎閑書壁作偈曰壽報七十六千足

與萬足若問西來意彼此莫相觸莫相觸何付囑
報你張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綠歿時年八十餘
諍少年時與耆宿數人游湘中一僧舉論宗乘頗
博敏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諍曰上人
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
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諍曰其義如何對曰唯
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諍曰舌味是
根境否對曰是諍以箸挾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
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諍曰路塗
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

六僧傳卷十四

七

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贊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言
意之表者愬叟論也予觀神鼎殆庶幾無媿此言
得道時未壯隱于南嶽二十年乃領任持事又二
十年方開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寔非已意譬如
夜月行空任運而去至於甘枯澹以遂夙志依林
樾以終天年可以追媿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
住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雪峯之的孫也崇

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等若委悉
報恩嘗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
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
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蟆衣下客
欲得速疾相應卽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
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回且以日及夜究尋將去忽
然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
娼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
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

底法方得圓備到遮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
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
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劒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
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若有箇
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
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
得兄弟若能如是卽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
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
便道報恩不道信出意意實實稱稱五五寶寶田田贊曰洞山清蘊禪師作澄心堂錄錄崇語句細味

之骨氣不減巖頭恨不能多見崇寧之初衝虎至
谷山塔塚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
偈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
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無文慧林圓照本禪師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
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
天永安道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
本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
參道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

僧傳卷十四

卅一

法不名滿足菩提是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
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徧
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
知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
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
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
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聖壽院部
使者李公復主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
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旣至
瑞光集衆擊鼓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

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
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蘓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
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
嘖曰誰不欲作福蘓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
於瑞光旣而蘓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
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
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
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
蘓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今

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蘓蓋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
要因謁之庵中具舟江津旣辭去本送之登舟語
笑中載而歸以慰蘓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
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
六十有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
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旣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
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
降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
旣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卽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
相顧本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

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土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睿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爲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荆王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

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歿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旣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

異數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爲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靈巖閉門類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

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

尚道徧天下

或一本云名滿天下

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

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

箇什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巖山閱世八十

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顓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

之曰

或一本云富鄭公弼得此要於顓華嚴有偈寄本曰

因見顓師悟入深

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

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
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
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
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
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
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
一本云自瞻顏而證之下但云則其
大願真慈之力無愧紹隆之職者

禪林僧寶傳第十四

僧傳卷十四

七

禪林僧寶傳第十五

衡嶽泉禪師

法華舉禪師

衡嶽泉禪師

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

六傳卷十五

廿

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歿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或云雲峯寺住懶瓚巖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饑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庵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

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

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卧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巖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般楮槎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泉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

五州管内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南公夏於法輪泉
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別來罕有同人
到如今拋却老狂僧却去响嶺峯頭坐大雪漫漫
猿聲寂寂獨吟詠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難得孤
雲何日却歸山共坐庵前盤陀石南公譏其坦率
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
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峯悅公訪之泉以偈
贈之曰高才悅禪者心如孩兒貌山野特特扶筇
遠謁予三年見之如初也不參禪不問道尋常只
倡漁家傲禪人見渠冷如灰渠見禪人淡如皂有

結伴詣常寧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
曰諸禪結伴游玉塔靈蹤勝境將心割歸來舉似
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無縫塔最難邈豈同白
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犇踏破幾多鞋共靴無
縫塔甚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樣看
便與欄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泉坐
清曾經由庵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
衢施檐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壅不是上
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
利不可勝數邨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舉禪師

禪師名全舉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寺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爲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自出并汾徧諸名山初謁荆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手不回手對曰揔不與麼曰爲什麼已喫福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語對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又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對曰青松蓋不弔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對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

僧傳卷五

廿九

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對曰風引谿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對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千般皆在手舉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舉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谿邊更不迷舉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

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曰
法界廣無邊承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對曰虛空無
背面鳥道絕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
佛爲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只
爲太惺惺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
得伊又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
一竅對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
甚掩處曰道什麼對曰今日觸悞和尚慈明便打
舉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
卒對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

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遮箇作麼生對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
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
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一條紅線兩人牽
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對曰海枯終見底人死
不知心曰恰是對曰樓閣凌雲勢峯巒疊翠層又
謁玉澗林禪師林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從此
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亂度量曰我
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麼對曰爭敢曰作麼
生對曰清晨升寶座應不讓南能又謁棲賢謁禪

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如何曰胡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對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對曰背鞭打不着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對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舉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謁翠峯素禪師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對曰翻身師子生擒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對曰七顛八倒曰收對曰了又謁雪竇顯禪師顯問牛喫草草喫牛對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

前對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又謁西湖西峯庵主主曰絕頂西峯路峻機誰敢攀超然凡聖外瞥隔兩重關舉便問如何是兩重關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對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盞油難盡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舉機辨如電砰雷射不可把玩諸方畏服號舉道者自住持多夜參曰諸上座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擁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謂活鱖鱖地只欠承當在雖然如此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麼眼目若於遮裏甄別得出山僧讓禪床與上座若也甄別不出擲

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
縣看山門境致過時蓋爲生歿事大所以古人到
一處所見箇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往蹉
過不肯遞相博問昔龍牙問德山鑒公仗劒取師
頭時如何鑒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鑒便休去莫
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
頸龍牙獻劒舉歿時七十餘塔于海會

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歿者人之所畏耻
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
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偽將質之
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
高一有指目重爲媿耻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
大道若非苟然舉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著白袍
西平王著錦帽真勇於道者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廣慧璉禪師

翠巖芝禪師

廣慧璉禪師

禪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住汝州廣慧寺璉褊顙廣顙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衆曰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篋子問省驢漢曰喚作篋子卽觸不喚作篋子卽背作麼生省近前掣得擲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瞻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悟卽大殺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遮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

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歿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旣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內翰祕書監知郡楊億大年問曰承云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况南閩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璉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大年曰海壇馬子似驢大璉

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
慙媿大年嘗書寄內翰李公維叙師承本末其詞
曰病夫夙以頑瘥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
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
牆面之無慙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
師每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
知所旨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
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
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
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南院念念

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
臨濟嗣黃蘗黃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
讓和尚卽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
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
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
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
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
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
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
子丹霞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

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
自良出於鼇峯也忻幸忻幸大年所叙詳悉如此
豈欲自著於禪林乎予恨其手編傳燈錄至首山
之嗣獨載汾陽而不錄廣慧機語何也

贊曰廣慧機緣語句雖不多見然啻一嚮知鼎味
大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真可謂作家宗師也平
生說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楊大年魯國儒生何
其少哉

翠巖芝禪師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

或作潞州

傳卷十六

四十五

承天寺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講金剛般若經名
滿三河學者追崇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芝疑之
往觀焉投誠入室特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
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
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僧問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真實事請師舉芝曰兩段不同向下
文長又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芝曰三跳進曰
不會芝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大衆僧俗中
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楊大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
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

南辰後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大愚卽不然未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腰密諫李公守南昌請住西山翠巖開堂祝聖曰睿算增延法輪常轉且道法輪如何轉會麼須彌頂上笑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籬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且與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後日出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

僧傳卷六

四

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摠同參四同真智或云五同徧普六同具

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

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

普何人同真志

或云智

孰能摠同參那箇同大事何

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
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
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
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着義味如驢舐尿處
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
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
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
道不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

減妙峯高聳摠擎持萬派千谿皆渤澥七金五嶽
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
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
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
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
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
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
明無別物卽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
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
回手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

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
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
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
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
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闢聰明舒光只要辨賢
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
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滄仰宗派也或
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
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源

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峯地藏宗派也或
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
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
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
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際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
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
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
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
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
前成窒礙不知宗脈莫漫汗求劫長沈生歿海難

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悅聞芝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趯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立芝俯取履善輒踏倒芝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芝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卧繩牀前芝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卽成法相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嘉祐之初

僧傳卷十六

四

示寂塔于西山

贊曰大愚翠巖皆予故園少時往來兩山之間有老衲大父友也言芝無恙時事曰衆未嘗登三十輩屋老常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時追繹其高韻作偈曰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此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

禪林僧寶傳第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浮山遠禪師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受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若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荊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

僧傳卷二

五

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旣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闍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

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語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

如何曰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或遠云直

饒不作境語會亦未曾在何謂也云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也

遠玉骨插

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遑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

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其工作三交高公贊曰黃金打作鋤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噓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達觀穎公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傳卷十一

五

禪師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或作指林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弃去游方至浮山時圓鑒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巖遠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

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令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卽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鑒以大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慧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曰遠禪者日增潛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

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升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以閏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水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

一本云黑頭生得白頭兒

有得法上首

一名道楷禪師

天寧楷禪師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爲人剛勁孤硬自其少時卽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游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訓之青以拂子撼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卽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

僧傳卷二十一

五

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對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嘗從青游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曰上來下去惣不空然對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尚尊年闕他不可曰與麼慇懃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北還沂閑居

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洪皆一時名公卿爲之勸請洞上之風大震西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伽梨號定照禪師楷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

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任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报天恩上聞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収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楷疎意知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卽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

罰著縫掖編管淄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
閑暇至淄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勅放令
自便庵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楷慮禍或
之患乃日各食粥一楹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
人政和七年冬勅賜所居庵額華嚴禪寺明年五
月十四日無疾而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
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歿不怕地獄撒手橫
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初楷在大陽青華嚴
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
山道微微退罷還浙東歿於雙林小寺今取以還

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
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
處處譚不勞禪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
巖前鳥不銜二曰灰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
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聞地若教開灰口長安依
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灰中活得是非
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冰河紅燄
却清涼四曰鐵錮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
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
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

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楷舊隱與虎爲鄰虎嘗乳四子月餘楷闕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竊攜其一還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鳥皆鳴翔其上楷卽放還之其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庵畔怪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人到山黃始覺秋巖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尚繼嗣則若依彷彿世典禮爲之後者爲之子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

任重道遠皆能刻苦生歿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

哉

僧傳卷十七

五

哉曰老門尚鑄編賜者示六世典甄爲之妙音
又曰百手要
福眼又同嫂里無入怪山黃欲貴財氣聞一
氣賜多細到來我寥寥空室望寒微不似阿日
愛之其音時則空韓承籍圖曰去父弟山入
具三七慈以只與此肥穉息皆無似其土散唱
蘇其一愛武醫氣更至弄穴前以血喜長春夢
字與四千只餘都聞其出卦師之野真不可言
禪林僧寶傳第十七 吳春風世舊烈與雲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大覺璉禪師

興化銑禪師

大覺璉禪師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
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
慧絕人長爲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
勝絕館于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
門澄禪師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
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
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

僧傳卷十

五八

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
覺禪師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
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偈曰帝苑春
廻皇家會啓萬乘旣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
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
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
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
谿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
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謌漁人
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

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亾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乎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

良可歎也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有曉舜禪師住棲賢爲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于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咸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者歎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治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皇帝留之

不可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正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學士兼侍讀端明殿學士蘇軾爲之記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年八十無疾而化

贊曰璉公生長於寒鄉棲遲於荒遠鉢飯布衲若將終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讓正寢非其素所畜養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於與士大夫論宗教則指物連類折之以至理使

其泮然無疑則亦知爲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
比丘賢禪師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
沙俗樸質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
之恣道俗赴謂之結緣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
之殆今不絕荆湖之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章丞
相惇奉使荆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
欽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不敢違梅山平銑
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開壇俱集以

未爲大僧禪林皆推擠銑勝其門曰應沙彌皆得
赴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爲
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荆湖衲子奔趨入江南者
出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爲盜劫掠路因不通銑
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食而去諸
方高其爲人晚得風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
事日同僧衆會粥食不懈銑以精進爲佛事公卿
禮敬以爲古佛元豐三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右
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
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

併塔之閱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辯大師
贊曰雲門臨濟兩宗特盛於天下而湖湘尤多雲
門之裔皆以宗旨自封手相詆訾止禪賢公銑之
師也賢於雲門爲四世孫而銑獨能以公爲心中
塗設館以待求道他宗之輩非特矚理甚明亦抑
其中有異於人故其火化之日二腸雙睛皆不壞
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第十八

僧寶傳十八

三

禪林僧寶傳第十九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餘杭政禪師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爲童子有卓識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其師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

僧寶傳十九

三

其志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其居功臣山嘗跨一黃犢將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欸清話政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嶺

上多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冬不擁鑪以
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
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工
書筆法勝絕如晉宋間風流人嘗笑學者臨法帖
曰彼皆知翰墨爲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
多純筆可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收畜之有問
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
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
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九峯鑒韶禪師
嘗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卧政使

人呼韶不得已顰頰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勞生擾
擾對之者能幾人韶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
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韶匿笑去曰
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
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
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禪師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
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
姑蘇翠峯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

永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詎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姦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爇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弃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鴉之厄歿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曉歿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

肚爲汝作棺材

一本云閻梨無可布施施肚爲汝作棺材

言卒携雞去

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

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聲
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
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
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
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
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嵇康
得僊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仙呂公好坐
禪徐六喻檐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

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
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
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
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
宮也是一場乾打閨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客
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
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
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
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
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

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
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
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
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
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
餘所至鷄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
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
者然高風逸韻且爾况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
士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言法華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褻裳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揔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僧寶傳二十

六八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晚暮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

索筆引紙連書曰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三子方驗前言也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贊曰如來世尊曰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覺問名字歸奏上閱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

隆未漱盥戶外之履滿矣上以偈句相訓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師事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如何徹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揔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財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亦不得外處錢物用

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喚作成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

因奉重而至耶徹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功曰放下饅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勲五位也譬如初生鵝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隆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禪師遂爲廣慧之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闕演法於後苑化成殿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悅侍衛皆山呼隆卽奏疏曰臣

本凡庸混跡市里夤緣佛法依近天顏出入禁庭恩渥至厚荐更歲籥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山林坐貪蒙於雨露因循至此媿負在顏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生知妙道染爲詞翰如日照回下飾萬物而臣蒙許賡和似霧領略纔見一斑人雖不言臣豈無忤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得其淵源詞句特出流輩禁林待問秘殿談禪臣所不如舉以自代伏望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養痾待盡不勝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許有旨於曹門外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

院隆旣得謝事喜見言色閑居奇衲名緇多過從
有乘侍者來自大陽乘後住福嚴隆問在大陽得
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
棘林中火繞周巾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
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
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
荅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卽禮
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栗細如冰雪乘曰禪
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隆曰我初見廣慧渠
方欲剃髮使我擎橙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橙子

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叙陳
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
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
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有僧誦璉公詩上問佛偈
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
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
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
安著佛階梯又見達觀穎禪師戲作偈曰解答諸
方語能吟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曰
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遞相效學不可長也但

曰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爲有僧曰洞山寶公譏五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嗟見世聲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柰你何隆曰寶麤行不遜賣師取名不可取也曹谿曰真實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暴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寂默爲要華嚴論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是路入法界之轍寶賣洞山薑鋤雙峯地已爲道人取笑也隆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平

僧寶傳下

七

全身建塔于寺之東

贊曰隆夜卧寺閭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讓人主談出世法有補宗教蓋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禪衲也歿未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况機緣語句乎可爲太息予少時客華嚴及見其檀越岑氏之子孫家藏隆偈藁并被遇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纔得其一二著于此以俟知者耳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





禪林僧寶傳目錄下

第二十一

慈明禪師

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第二十五

東林照覺愍禪師

宿贊轉目錄下

大滙真如喆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禪師

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楊岐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禾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續補

五祖演禪師

雲巖新禪師

南嶽石頭志庵主

傳家錄

附

臨濟宗旨

禪林僧寶傳目錄下畢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一

明白庵居沙門惠洪撰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諱楚圓少爲書生年

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

或云依金地寺

得度其母有

賢行使之游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

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公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公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

公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公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真箇脫空公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公曰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復喝公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公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家裏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公拍掌曰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公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

王城畔

或有或汝

水東流大年曰只如此語意如何公

曰水上掛燈毬大年曰與麼則辜負古人去公曰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蹕跳大年乃又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默然歸語公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公黎明謁李公李公閱謁使童子問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公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

白字當道種青松公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公曰脚頭脚底李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公曰什麼處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曰野狂鳴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旣辭去問臨行一句公曰好將息李公曰何異諸方公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專爲流通李公又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却有一語寄唐明公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

不相當公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公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公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公作噓聲大年曰真師子兒公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公公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槲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僧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公曰我徧參雲門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

黃宗旦使請公出世說法守虛南原致公公不起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三年弃去省母以白金爲壽母詎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諸地公色不忤收之辭去謁神鼎譚禪師譚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公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譚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譚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公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譚

回顧相矍鑠公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譚老忘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譚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是名增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譚見延稱公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席虛延白郡請以公主之法令整肅以軀爲法者集焉示衆曰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

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什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爲汝出氣乃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後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鑱黃河乾脚踏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

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著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時真點育者爲善侍者折難自金鑾還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怙事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爲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住南岳福嚴以大法授南禪師語在南傳僧問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同時喝臨濟聞之陞座

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此意如何公作偈曰啐啄之機箭柱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明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又問趙州勘婆子師意如何公亦作偈曰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明日陞座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逐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移住興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僕年來

頓覺衰落忍灰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公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道過瑯琊覺禪師出迎大喜曰有衆之累不得躬造受曲折而惠然辱而臨之天賜我也公爲逗留夜語及并汾舊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楊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栗遣人追不及云是舉道者頃在汾州時尚少舉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公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

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公爲作牧童歌其畧曰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一切無物任意游要收只把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恐上高坡四蹄脫日已高休餵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闔中眠和泥看渠東西倒覺默得其遊戲三昧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公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處生問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李公曰今日熟如昨日隨聲便問公臨行一句作麼生公曰本來無

星礙隨處任方圓李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公曰無佛處作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圓問答嘉嘆久之公哭之慟臨壙而別之有詔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公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誌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無礙

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叅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牒僧堂作此字_{三三三}三三三_{三三三}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叅慈明聞而笑之云

贊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乃可負垂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豈尋常之材可荷擔乎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姿行不纏凡聖之事談笑而起臨際於將仆叱咤而成黃龍之偷心視其施爲不見轍迹未三世而成爲繩墨諺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雲峯悅禪師

黃龍南禪師

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韶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弃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鑾嘗隨鑾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寶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諲禪師諲蒞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

僧寶傳三

十二

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邑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永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歿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歿語也歿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公挽之曰卽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默計之曰此行脚

大事也悅師翠巖而使我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卽日辦裝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巖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巖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旣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剥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誓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

以聞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弃坐而商畧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鷄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卽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

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
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
罵公慙見左右卽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
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
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
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
讐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卽易之而心服其妙
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
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群拊公背曰汝
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

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
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
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
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
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
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
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
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
多弃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
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

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蘗結庵於谿上名曰積翠旣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蹶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

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誚者公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媿泐潭馬祖百丈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起跣趺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

或云闍世六十有六坐三十有七夏大觀四年春

勅謚普覺

對並公女齒未嘗言至黃蘗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曰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語而封王卽卧內而奪印僞游雲夢而縛以力士絛賀陳豨而斬之鍾室蓋漢高無殺人劒韓信心亦不灰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予觀黃龍以三關語鍛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南唐金雲峯悅禪師

大愚

禪師生徐氏名文悅南昌人也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

僧寶傳五

五

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今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時荊州金鑾有善釣州大愚有芝悅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則詣荊州至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欲裝包發去將發而雨雨止而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壘若喚作一莖壘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

爲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卽請行及還自馮川芝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槌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弃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

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示禮異之聞南禪師住同安自三衢入鄱陽來歸謁古塔主遂首衆僧於芝山南禪師遣使迎之又首衆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巖方至首座出迂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悅厲語曰汝甚處去來首座擬對悅掌之又擬申語悅喝曰領衆歸去於是一衆畏仰示衆曰昔年曾到今日復來非惟人事重榮抑亦林泉增氣且道

如何是不傷物義一句良久曰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問僧曰汾州言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舉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箇是行脚事僧無對悅荷之曰直入千峯萬峯去又問僧盤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如何僧無對悅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從何得此消息耶住山儉約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竊水悅遣兩力邏得之田夫窘推甲墮水視之已成乙走白縣吏來驗甲蓋詐也抵獄坐使之當著縫掖龍興一老僧以醫出入府中夜聞往懇白府主曰如悅者佛法龍

象也豈宜使出叢林耶府主曰法如是柰何以度牒付之悅得以夜馳依吉州禾山山中有忌之者將不利於悅悅又造南嶽依承天勤禪師十年不出戶道遂大顯著學者歸心焉乃出住法輪給舂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幞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荷擔者輦頰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悅與潭州興化銑禪師友善銑住持久老於迎送悅屢勸其弃之歸林下銑不果一日送客墮馬損臂以書訴於悅悅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

銑笑曰負負無可言俄遷住雲峯嘉祐七年七月
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
九夏禪流若問肯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贊曰黃檗大用如塗毒鼓嘗搥之而歟臨濟置之
二百年矣芝公又一搥之而歟雲峯予讀其語句
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滌漉方知至其
發積翠以見慈明發晦堂以見積翠至公法道則
有大愚陳睦州之韻嗚呼叢林方歎其不肯低手
故嗣之者無聞是何足以知悅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黃龍寶覺心禪師

禪師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弃之入叢林謁雲峯悅禪師留止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

僧寶傳二

一九

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卽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卽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南公肯之已而往翠

巖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令接納後來南公遷住黃龍公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公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見揚傑次公而歎曰吾至江西恨未識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公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

公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公曰纔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又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歛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公入滅

公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
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
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
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
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
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
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
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
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
受法訓公爲舉其綱其言光明廣大如青天白日

之易識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
味旣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
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旣因文字而顯要在
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他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
生是死旣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
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
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
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
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

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
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
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
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
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
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
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
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旣無更欲教誰頓
盡耶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

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附馬都尉
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
游廬山彭器資之守九江公見之器資從容問公
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公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公
曰待器資歿卽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尚
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
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
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
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公人物黃龍南公
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公

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
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惟其善巧無方普
慈不間人未之見或慢謗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公
旣臘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
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
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塋於南公塔之東號雙
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傳

贊曰公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
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
空裴回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

寶傳三

三

麻還得栗可憐馳逐天下入六六元來三十六追
玩南公曰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此
老爲克家之子嗚呼隕此偉人世間眼滅惟此未
嘗不心折讀其陳迹尚若雨霽之夕望東南之月
皎然萬星之中忌其身在此霧間也

泐潭真淨文禪師

真淨和尚出於陝府閩鄉鄭氏鄭族世多名卿師
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失愛於母數困辱之
父老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
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

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奪京洛講席自爲主客而發奧義者數矣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師幡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妙然非活者於是弃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所至羣論傾其坐人指目以爲飽參治平二年夏坐於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公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遊

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繫是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英邵武人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寓止翠巖順禪師順曰子種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公住黃龍師復往焉南公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曰關

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公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訾縮南公入戒南游衡嶽還首衆僧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師復謁有契逸出屏間師方趨逆之少避乃進錢公嘲曰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兩刹十有二年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舒王食宮使祿居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

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手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舒王以師道行聞神考詔賜號真淨未幾厭煩闔還高安庵於九峯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移住歸宗又

二年張丞相時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庵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跣趺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建塔於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贊曰雲庵以天縱之姿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

僧室傳三

三

宗旨於黃龍而已其沮壞義學剖發幽翳以樂說之舜洗光佛日使舒王敬誠心服至獻名于天子施第爲寶坊道顯著矣然猶掉頭不顧甘自放於萬壑千巖之間究觀施設其心不肯後瀟山曹谿蓋一代宗師之典刑後來衲子之模楷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東林照覺愍禪師

仰山偉禪師

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語頽然地坐終日伏犀插額眉目踈秀人皆異之年十九游京師聞寶相寺大乘師方益有鑒裁謁之益曰君風神不凡然非凌煙麒麟所宜置正當袒肩荷擔如來乃稱耳偉欣然曰此吾心也願執役掃除益以講學聚徒偉甘勤力挽車運粟破薪佐炊無所不爲者十三年乃剝落受具辭益經行諸方益令

傳寶傳王

三

入洛遂受賢首教於太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講無定居南游門弟子有願隨者偉不却至淮上所至禪林盛藉藉聞宗師名心怪之館淮山古寺見昔同學法亮黯衲勃率高其衣裙布纏兩脰驚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笑叙寒溫而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灰後爲汝敷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卽趨去偉請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解義倍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詣黃檗謁南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欽目良久乃語偉

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嘗侍座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親覲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訓者韋曰若言見爭柰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善偉亦以爲然南公獨曰滄仰宗枝不到今者

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庵蒿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偉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謝絕交游有過偉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大絕物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誡之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

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根性日劫相倍者寧暇囿世情事清談諛悅人增我相乎南公賢之熙寧二年南公役于黃龍江西使者檄宜春厚禮致以居仰山未朞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參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謂之後身通智性剛蒞事有法度俾某人職某事莫敢違者當遣化十二輩偉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問爲誰曰隨州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貲偉然之俄有告

者曰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寔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爲乃甘自破壞乎首座屏息受罰俱永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泰後嗣其法任黃檗山首座住瀉山嗣黃龍偉夏夜坐深林袒以食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柰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無所利於物得歿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

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于寺之東閱世六十三坐三十三夏贊曰法句經言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觀偉施爲宜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晝夜精勤恐緣差故不惜身命以知恩故偉方畏緣差負法道之恩引雲門趙州以自較渠恤是真是妄哉非志烈秋霜何以若此耶

東林照覺惲禪師

禪師名常惲生劍州尤谿施氏母夢男子頎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

僧寶傳五

三

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惲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屯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劍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神觀秀異鸞翔虎視威掩萬僧偉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禮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風辭材至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寺火南公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而遷黃檗積翠自積翠而遷黃龍惲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勞稱於衆惲自負密受大法旨決志將大掖臨濟之宗名聲益遠叢林爭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聲

戀戀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
其徒相語曰馬祖再來也道俗爭願見元豐三年
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
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心公寶覺舉惣自代惣
知宵遁去千餘里王公檄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
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
有識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
今符其語矣惣之名遂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
禪院惣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
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者適自涸矣遠公所酌

之泉在方丈之西也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梨號
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
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惣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
下衆盈七百惣嘗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
天香郁然其得衆心如此山門遣化多邊徼瘴霧
處有歿於其所者惣必泣設位祭奠盡禮薦拔以
故人人感動羅漢系南禪師祐公之子有禪學未
爲叢林所信至東林惣大鍾橫撞萬指出迎於清
谿之上於是諸方傳之號小南其成就後學又如
此惣住持十二年厦屋崇成金碧照煙雲如夜摩

觀史之宮從天而墜天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罷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鴈門塔之東閱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贊曰予嘗游東林覽觀太息念其剏御之功叢林之盛非願力大士莫能爲之也東坡詞曰堂堂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是事且止聊觀其一戲蓋將談笑不起于座而化廬山之下爲梵釋龍天之宮渠不信夫

禪林僧寶傳卷下計四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大瀉真如喆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大瀉真如喆禪師

禪師名慕喆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爲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爲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爲志以精嚴律身翠巖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宵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住兩剎喆陰相之成法席有

僧寶傳卷五

三

來學者且今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止黃檗遂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會嶽麓法席虛盡禮迎以爲出世累日而後就俄遷住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至老不浴者

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以畏煩闕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猷僧猷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猷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言哉喆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飾貴賤一目問學者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日無疾說偈與衆別良久

遂化闍維得舍利大如豆光潔明徹目睛齒爪皆不壞門弟子分塔瀉山京師兩處

贊曰真如平生以身爲舌說比丘事及其霜露果熟則衆聖推出予觀其潛行密用於山間樹下至於茲生之際奇瑞之驗乃在天子之都其亦乘願力而至者耶

雲居祐禪師

禪師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卽往依之十餘年智辯自將氣出流輩衆以

是悅之少然祐不恤也南公歿去游湘中廬於衡
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
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祐欣然
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
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
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弃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
弃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
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
疊先華無補空門媿出家願乞封廻禮部牒免辜

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
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
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
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爲攜此骨
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歿必塔者曰山川
有限僧歿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于開山宏
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
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
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時秋暑方熾而顏如生闍

維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飲映奪久乃滅山林忽皆華白閱世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祐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雅自稱王祐上座云

贊曰余少時游廬山謁公於玉澗道林堂是時公方病起扶杖出依繩牀瘦骨盡露神觀超詣如世所盡須菩提所示數語皆可誦嗚呼金無復見此老矣其所施爲補叢林甚多特載其一二矯蔽彰著者以激後學云

隆慶閑禪師

實傳三

廿六

禪師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事建州昇山沙門德圓十七得度二十遠游性純至無所嗜好唯道是究貌豐碩寡言語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卽之者一舉手而去以父事南禪師南公鍾愛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閑閑橫機無所讓順訴于南公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其可哉閑嘗問南公文首座卽雲庵也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爾來

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南公嘗以事至雙嶺閑
自翠巖來上謁南公問什麼處來對曰百丈來又
問幾時離對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三
十棒對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許多時行脚無
點氣息對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
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對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
界又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
又覺飢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曰月下弄琵琶又
問我脚何似驢脚對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公嗟
咨而視曰汝剝除鬚髮當爲何事耶對曰只要無

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
也閑曰是何言歟曰剎利衲子閑曰也不消得南
公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對曰他有什麼
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閑曰作什麼曰他
展兩手閑曰甚處學得這虛頭來南公大笑閑却
展兩手南公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
麼生會對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
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對曰兩重公案南公曰這裏
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
閑欲往對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

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對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閑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對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對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閑曰和尚又作麼生南公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對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乃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閑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對曰慶閑卽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閑撫掌云

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靈南公在時學者已爭歸之及歿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弃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而復出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

木沙磔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砂道俗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初蘓轍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疔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而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贊曰潛庵爲予言閑爲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袞袞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爲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欸誠於

道精一如此唐道氺譏明皇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

雲蓋智禪師

禪師名守智生於劍州龍津陳氏幼依劔浦林重院沙門某爲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開元寺初出嶺至豫章謁大寧寬禪師時法昌遇公方韜藏西山智聞其飽叅詣之至雙嶺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未消智見一室邃僻試揭簾聞叱詬曰誰故出我煙蓋遇方附濕薪火藉煙爲

暖耳智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對曰大寧又問
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
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爲遇也乃敷
坐具願親炙之遇使往謁真點育久之無大省發
然勤苦不費剪爪之功及謁南禪師於積翠依止
五年又見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歿南游首衆僧於
石霜謝師直聞其名以書抵智曰果游嶽道由長
沙幸屈臨庶欸晤師當恕其方以官守不當罪其
坐致也智過師直師直問曰龐居士問馬大師無
絃琴因緣記得否智曰記得師直曰龐公曰弄巧

成拙是賓家是主家智笑指師直曰弄巧成拙師
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遷住雲蓋十年疾禪林便
軟暖道心澹薄來叅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
西堂閉戶三十年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容入室則
堂室爲滿智爲人耐枯淡日猶荷鋤理蔬圃至老
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帥周種仁熟遣長沙
令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固邀曰太守以職
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意勤乃不往貽山門之
咎智登輿而至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其故曰請
師住持此院智心知墮其計不得辭乃受之明年

三月七日

或云七月七日

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似馬杓

出世後口如驢背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五色舍利經旬細民撥灰爐中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聞黃檗翠巖故事曰南公住黃龍天下有志學道者皆集南公視之猶不憚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之遂併記

儒室傳五

聖

之遂併記
寒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聞黃檗翠巖故事曰南公視之猶不憚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聞黃檗翠巖故事曰南公視之猶不憚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圓通訥禪師

禪師名居訥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去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弃徒隱西山如鑒公

僧寶傳三

三

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

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游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剎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旣老休居於寶積巖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

十有五夏歐陽文忠公貶異立教者獨尊敬訥與賢良蘇洵明允游相好云

贊曰法道陵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嘗得預下士之禮津津喜見眉目訥却萬乘之詔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體超越兩遠觀其標致可諷後學至於臨衆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淨因臻禪師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如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閱

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卽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填門而臻一目之慈聖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設

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卽相國爲慧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神宗上僊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臻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祥純

至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纔掩脛
不多爲叢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
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
目清凉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初說法於慶壽宮僧
問慈聖僊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
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

贊曰余至京師尚及見之時年已八十褊首婆娑
面有孺子之色取次伽黎曳履送客可盡也黃魯
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
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
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僧室傳十六

四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羶甚鬚
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
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
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
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
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
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
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

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一本云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鐵佛謁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懷收涕

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秀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棲賢有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旣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蓋顛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埃稻入困乃還秀心竒之稱於衆後住棲賢二十年秀實德

之也蔣山元禪師歿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弃去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已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已乎爲鐵面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

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脈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歿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歿夢三者無所揀擇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婦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候秀秀方饌客晉卿爲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卽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烈尚可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巉人平生以罵爲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禪師名法安生許氏臨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門墓

延恩安禪師

僧史傳三

四八

開年二十以通經得度游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徧歷諸家耆宿指目爲飽參來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弃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翩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土藍又往武寧之延恩寺寺以父子傳器貧不能守易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不簣安安樂之今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

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安與法雲秀公昆弟
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而說法如雲雨其威
光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安云
云安讀之一笑而已問其故曰吾始見秀有英氣
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
者瞋視久之曰何哉安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
秀旣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
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安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
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
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閱世六十有一坐四

十有一夏

僧傳三

完

贊曰懷禪師五坐道場皆衰陋處而能使之成寶
坊安真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養閑漢
爲癡正當以漫晉卿墨戲併按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穎禪師

明教嵩禪師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鍾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姪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

僧傳卷十七

五

湘陟衡嶽謁神鼎譚禪師譚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蒞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遵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鰲隅李太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幾復游衡嶽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蓋憫道法陵遲博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之下至于達摩多羅爲二

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
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覽
之嘉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
號明教嵩再表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
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於
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
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
翕然歸之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
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
中夜而化闍維歛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

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
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
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
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院應密
學蔡公襄所請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
人常瞋蓋嵩以瞋爲佛事云

贊曰是身聚沫耳特苦業所持寔本一念首楞嚴
曰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
所使然但名爲融通妄想念常清淨正信堅固則名
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聞好辨而常瞋歿而火

之目舌耳毫爲不壞非正信堅固功德力乎余嘗論人之精誠不可見及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平無象而烝枯朽爲菌芝蒿其尤著聞者聰公可謂有子矣

蔣山元禪師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之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重遲閑靖寡言視之如鄙樸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禪師助春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

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郭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深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

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卽飲目如入定客卽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蟻窘蜂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卽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飲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愼許可見元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

平甫固請爲說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

東偏從官賓客滿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
已寢久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
稍覺煩動卽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
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
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爲實錄元祐
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
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贊曰舒王嘗手題其像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
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
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
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予讀此詞
知其爲本色住山人也

金山達觀穎禪師

禪師名曇穎生錢塘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
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
八九游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
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
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
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惘然弃去至石門
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

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與麼穎
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墜子又問如何是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猶兒穎愈
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
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
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
穎不能對聰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
畫可做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
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
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旣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爲藥語
爲病語穎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
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
猶以爲病茲寔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
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
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滅穎恍如
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
穎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
卽日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
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

公問曰人歟識歸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公擬議穎堪其曾曰祇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撻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游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

隱靜明州雪竇又移住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楊州馳書舩將及岸穎欣然遣搥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穎英氣壑諸方薦福懷禪師誦十玄談至祖意穎曰當曰十聖未明此旨特以聲律不協故耳三賢十聖

序不如是懷曰宗門無許事穎熟視以手畫按作十字曰汝識此字乎汝以謂甌窻耳懷無能言穎拂衣去曰我要與汝鬪歿生吾不敵汝也

贊曰東坡曰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至於二乘禪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臨歿生禍福之際不容僞矣吾視穎之謝世無以異人適城市之易然真大丈夫也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七

僧寶傳王

五七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楊岐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法昌遇禪師

禪師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爲人奇逸有大志自剃髮受具卽杖策游方名著叢林浮山遠禪師嘗指以謂人曰後學行腳樣子也僻遠謁南嶽芭蕉庵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猶謁之泉堪之曰我此間虎狼縱橫尿床鬼子三回五度來覓底物遇曰人言庵主見汾州泉乃解衣斗擻曰汝謂我見汾州

僧寶傳三八

五

有多少奇特遇卽禮拜問曰審如庵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泉曰雲門胡餅趙州茶遇曰謝供養泉曰我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至北禪賢禪師問曰近離什麼處遇曰福嚴曰思大皐孔長多少遇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麼遇曰令北禪莫亂統賢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過和尚乃罷遇因倒心師事之時慈明禪師住興化過賢公室遇侍立看其談笑

賢曰汾陽師子可殺威獰慈明曰不見道來者咬殺賢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慈明舉拂子曰這箇因甚到今日賢未及對遇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賢呵曰汝具什麼眼目乃敢余遇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慈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以問遇曰誰像遇曰龍牙慈明曰既是龍牙像何乃在北禪遇曰一彩兩賽慈明曰像在此龍牙在什麼處遇擬對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兒見小利慈明呵逐之賢公除夕謂門弟子曰今夕無可分歲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圍

鑪向楫拙火唱村田樂何也免更倚他門戶旁它牆乃下座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賢反顧問所以對曰和尚殺牛未納皮角耳賢笑擲暖帽與之僧就拾得跪進曰天寒還和尚帽子賢問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後還江南再游廬山寓止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却受輪迴遇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遇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遇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恠良醫遇曰暴虎馮河徒誇好手拍一

拍歸衆後游西山瞻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臯孔遇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宗門且止這箇事作麼生遇欲掌之英約住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安樂之火種刀

耕衲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鑪日輒以一力搥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砣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卽脫二乘羈鎖大寧寬禪師至遇畫地作此(牛)相便曳鑊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按如何寬畫此(牛)相卽抹撒之遇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南禪

師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
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遇曰但見猿啼鶴宿聳
漢侵雲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
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
此來南公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
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驚峯峯下重相見鼻孔
元來惣一般又畫此○相示之遇和曰葫蘆棚上
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
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公曰鐵牛對對
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

乘月過前谿又畫此○相示之遇曰玉麟帶月離
霄漢金鳳銜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
手御街游又畫此○答之時南公道被天下叢林
宗之而遇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俊多歸之寶
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
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
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寶覺曰也大奇特遇曰汝
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
遇曰意作麼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
動遇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遇以拂

子搖之對曰也是爲蛇畫足遇曰亂統作麼對曰
須是和尚始得徐德占布衣時未爲人知遇特先
識之山中往來爲法喜之游及其將化前一日作
偈別德占德占時方丁太夫人憂居家偈曰今年
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德
占大驚呼靈源叟俱馳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什
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十年以護惜常住
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
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德占靈源屏息無答者
擲於地投牀枕臂而化

贊曰予觀法昌契悟穩實宗趣淹博荷擔雲門氣
無叢林其應機施設鋒不可犯殆亦明招獨眼龍
之流亞歟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撾鼓爲
十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真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
法師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嘗不失牀頓足想見標
致也

楊岐會禪師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
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
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游筠州九峯

或云潭州道吾

恍然

如昔經行處脊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
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
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
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
楮余入典金穀時時眷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
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
出未遠卽搥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
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
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
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峯萍

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
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
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
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
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
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
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
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
語會托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
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

白雲端禪師

禪師名守端生衡州葛氏

或云周氏

幼工翰墨不喜處

俗依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叅顓禪師

或鵬顯

歿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

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谿

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卽誦曰我有神珠一

顆日夜被塵羈鎖

武云常被塵勞羈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

青山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端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是大悟於言下辭去徧游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耀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

振未幾訥公猷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閑房舒州小剎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文請以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陸座顧視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

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
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
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
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爲什麼鼻孔不正爲
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諸人發
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僧請問
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之
曰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糰喫放肚裏了當下便
不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
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感

乃僧傳天

玄

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耐幞頭何

贊曰楊岐天縱神悟善入游戲三昧喜勘驗衲子
有古尊宿之遺風慶曆以來號稱宗師而白雲妙
年俊辨膽氣精銳克肖前懿至於應世則唾淨名
位說法則蕩除知見乃又逸格如大瀉之有寂子
玄沙之有琛公臨濟法道未甚寂寥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禾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大通本禪師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卽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旣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亾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

僧傳三

五七

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藉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旣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

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游淮山徧禮
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
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傳
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
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
天或云西天時號大小本神考或作哲宗聞其名有詔住上
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
孤峻儼臨清衆或云千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
精羸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
施捨日填門厦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

僧傳三

三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
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
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予善爲予言其
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
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
之非性寔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鼈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
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
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
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爲四世嫡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兜率天味其爲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報本元禪師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群兒劇於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卽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落受具游方至京師華

僧傳卷五

五

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它求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治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卽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

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反命元輟住持事策杖而來次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晝夜舟歸自雪川寇劫舟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背去元祐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至湖湖人曰師到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棹杖譁入湖曰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處而

已元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脇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唯元克肖之遺言葬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辯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大師楚國公公爲請于朝詔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永山普禪師

禪師名德普緜州蒲氏子少尚氣節博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曰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峯疏義多臆說擿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師皆數之曰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之論汝今是矣普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

僧傳五

三

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其微矣此其屯也時惟勝禪師還自江西呂大防微仲由龍圖閣直學士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謁或室普衣禪者衣竊聽其議終日一不能曉歸卧看屋梁曰勝昔膏業講有聲呂公世所謂賢者相與訕酢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坐寡聞也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山情庵主普聞其飽叅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

藉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

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

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

一本云故明祖

師西來之意也

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

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曰旣信矣則尚何區區
遠來乎對曰吾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
是則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安在衲曰積翠南
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疾有瘳
矣普卽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
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

僧傳三

七

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
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
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
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
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
劉公沆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
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
灰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灰汝曹當先祭
乃今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
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

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贊曰初雲庵自九峯至廬山諸方禪者畢集門下雜遝多英俊而雲庵嘗歛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可知也有問其意曰先師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然纔一兩人耳予時年少心非其論觀元普兩禪師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已卓絕且如此則雲庵之言如百衲帔天寒歲晚乃見效哉

僧傳五

七

雲居佛印元禪師

禪師名了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旣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去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歿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足戒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暹大稱賞以爲真英靈衲子也時年十九已而又謁圓通訥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

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而西訥以元嗣璉之職江州承天法席虛訥又以元當選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說法爲開先之嗣時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四十年之間德化縑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蘇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訓酢妙句與煙雲爭麗及其在金山則東坡得釋還吳中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

僧傳元

七四

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戲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東坡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真淨文禪師聖壽聰禪師連牀夜語三鼓矣真淨忽驚覺曰偶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聰曰吾方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同者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

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後與真淨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云或

法

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

裙贈之而東坡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臺東坡又作詩曰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牕几巉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灰太子少保張公方平安道爲滁州日游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之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號二生經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東坡曰此經在它人猶爲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

之福元請東坡代書之鏤板金山時士大夫師歐陽文忠公爲古文公佐韓子詆我以原性性者與生俱生之論爲銓量元故以是勸之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帑爲衣隨所聞卽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諷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者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

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以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爲知大體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帥西塞濫殺畱留神空宗祈妙語以藻雪之而元適至子淳請說法於上藍元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

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衆譁曰善子淳亦悠然意
消靈源清禪師在衆時厠雲居法席痛自韜晦而
聲名自然在人曰元陞座舉以爲堂中第一座叢
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鐵面詰真如百丈肅仰
山簡皆元所賞識也李公麟伯時爲元寫照元曰
必爲我作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
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入
泥牛謾向風前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
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
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

元僧傳元

五

贊之非苟然也閱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
骨面而秀清臨事無凝滯過眼水流雲散其爲人
服義疾惡初舉感鐵面嗣承天感曰使典粥飯供
十方僧可也如欲繼嗣則慈感已有師元奇之又
舉宣長老住甘露宣後賣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
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楊次公曰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元不卹元嘗游京師謁曹
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賜磨衲號佛印東坡滑稽
於翰墨戲爲之贊世喜傳故併記之
贊曰佛印種性從橫慧辨敏速如新生駒不受控

勒蓋其材足以御侮觀其臨事護法之心深矣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九

僧寶傳二十九

主人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寶峯英禪師

禪師名洪英出于陳氏邵武人也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卽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峯岩壑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真智慧無昧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

僧寶傳卷三十

七九

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謁南禪師於積翠夜語達旦南公加敬而已時座下龍象雜遝而英議論崑傾四座聲名藉甚嘗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英笑曰楚人以山鷄爲

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牀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峯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

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躰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順禪師問庵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赤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答話得腰褪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公屈服以謂名下無虛士有同叅在石門分座接納英作偈寄之曰萬鍛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

一任傍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僧於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開法於石門又明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衆集叙行腳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贊曰英厭紛爭之衆而趨死又誠以骨石藏普通塔其以死生爲兒戲乎晉魏舒喪其室一慟而止曰吾不及莊周遠甚桓温殷浩兒時戲温弃鞭而浩取之温後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戲劇之間自驗其材如此英嘆領衆不肅而媿黃龍自鞭不赦可以爲法哉

保寧璣禪師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育之年十六視瞻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若從我游乎璣仰視欣然爲負杖笠去歸俄試所習得度游東吳依天衣懷懷歿師事黃檗南禪師密受記蒔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爲良田蒔松杉爲美榦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

稱以爲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攜璣與俱熙寧二年南公歿建塔畢辭去東林摠公命爲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瀉爭迎致而璣堅卧不荅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徑去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爲人璣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岩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溫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奕碁煮茗如蘭叢

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談劇有味睢陽許顥彥周銳於叅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掛心頭彥周曰如何是閑事荅曰叅禪學道是於是彥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彥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頽然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爲神霄卽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

閣維有終不壞者二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爲僧
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爲德士女德而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黃龍佛壽清禪師

禪師名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數千言吾伊上口有異比立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

僧室傳三

全

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爲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邑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哉黃龍寶覺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公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寶覺曰從緣入者求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公風神洞水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

占太史黃庭堅魯直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前
乃公爲之地寶覺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畧如
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張丞
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州
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請住舒州
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其盛不減圓通在法雲長
蘆時寶覺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植遷公居黃龍不
辭而往未幾寶覺歿卽移疾居昭默堂頽然坐一
室天下想其標致摩雲昂霄予時以法門昆弟預
聞其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

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
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
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
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
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
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
指法巧譬類如此閑居十五年天下禪學者知而
親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爭親近之乎
非雷非霆而聲名常在人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
至誠惻怛於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

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叙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
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
生常住真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
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
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
念爲所宗承是厠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
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
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
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

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
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
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
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
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
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
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
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
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
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

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叙如上事以授
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
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
求爲銘誌張飾說以免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
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
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清漢歟生片雲
有無起滅隱顯何分子茲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
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
船高公遺言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門弟子確誠克奉藏之而增修其舊不敢違其誠

僧寶傳三

全六

公賜號佛壽從樞密鄧公洵武請也

不類其類

贊曰初靈源計至讀其自作誌銘嘆曰何疾世

或云

何疾法之弊自

珍其道之深乎自珍其道之深乎收涕爲之詞曰

今年九月十有八清淨法身忽衰颺生死鶻崙誰
劈破披露夢中根境法無生塔成自作銘人言無
虧寧有成一切法空尚曰座此塔安得離色聲障
雲方增佛日晚長嗟更失人天眼俚餘荷負大法
心乞與叢林照古今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詠

詠

補禪林僧寶傳

舟峯庵沙門慶老撰

五祖演禪師

雲巖新禪師

南嶽石頭志庵主

五祖演禪師

禪師諱法演綿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預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論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卽行游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藟苴汝來耶演

傳三

七七

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被鉢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余耶演褰衣旋磨一匝端當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演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

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
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
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
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檐板漢貼
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渾身身張丞相謂其
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演出世
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
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
旦日吉祥而逝闍維得舍利甚夥塔于東山之南

蓋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真身

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演住山時塑手泥洟

音中

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演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

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

此爲驗遂作禮及其將亡也山摧石墮四十里內

巖谷震吼得法子曰惠懃曰克勤曰清遠皆知名

當世云

贊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

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

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

者未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璣瑀珉
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
無贗本也

雲巖新禪師

禪師諱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
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
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
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
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
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

僧堂傳三

元

而出秀噐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
談讐無所牴牾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
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
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
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
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
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
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惣是
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
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

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詰禪師領嶽麓新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對曰高著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曰且道是凡是聖詰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龍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對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挿火箸於爐中云這箇又作麼生新拽脫火箸便行新初住雲巖已而遷翠巖翠巖舊有淫祠鄉人襍禱酒馘汪濊無虛日新

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鐫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

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
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
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
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
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叅說偈十五日
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
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
後

贊曰余閱死心悟門政所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
者也當其凡聖情盡佛祖在所詆訶况餘子乎山

僧傳三

空

谷謂其雍雍肅肅觀者拱手此老蓋亦憚之矣

南嶽石頭志庵主

公諱懷志出於婺州金華吳氏性夷粹聰警絕人
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實偁爲童子二十二試所習
落髮預講肆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
異義爲書傳世以端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禪者
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
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
能對卽行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文禪師問古人
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趨出

文笑呼曰澗子齋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真
淨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
行至袁州州人請居楊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湘
上潭牧聞其名請居上封止禪皆不受庵於衡嶽
二十餘年士大夫經由造其居不甚顧荅人問其
故曰彼富貴人譚博多聞我粥飯僧耳口吻遲鈍
無可說自然憨癡去有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
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
庵又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
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

露崇寧元年冬徧辭山中之人曳杖徑去留之不
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
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于最樂堂明年六月晦
問侍者日蚤莫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
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而寂茶毗
收骨石塔于乳峯之下閱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
夏

贊曰石頭道人以夷粹之資入道穩實其去新豐
而游湘西也以水聲林影自娛謹守其師之言不
爲世用譬之雲行鳥飛初無留礙故當時公卿貴

人莫能親踈之豈常人哉彼視咿嚵取容賣佛祖以漁利者顧不太息耶甘露藏旣論譏其出處之詳又列之林間錄中蓋有所激云耳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終

先師兄絕際庵主嘗謂善立曰僧寶傳舊板漫滅茲甚加之歲月吾恐寂音尊者遺文寂滅無聞矣余雖老且病尚堪辦此天暇改元秋募綠銀木雖終日蹣跚一榻從事藥裹未嘗不手披目閱以訂其差說也孜孜乾乾甫及其半大期既迫賫志而沒吁可悲也己今則善立不量孱弱勉承墜

僧寶傳三十

九十一

絲幸賴衆檀已克完具設有不離文字洞
見諸善知識肺肝者不惟此書爲筌蹄而
吾絕際師兄之志庶可申矣至順
二年八月朔日師弟北立善立書

精又候之林間聽中盡日慨然云耳
以煎條善睡不大息邪甘霏然預齕齕其出與之
入莫曉縣親之豈常入婚婦脈率憂邪容實觀之

臨濟宗旨

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

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

僧室傳三

左

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荅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荅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荅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荅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荅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荅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荅曰西河弄

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辦三玄更有三要語
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
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
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
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
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
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主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
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
計荅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棧復云若要於此

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
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
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
及萬象惣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
事荅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
外間氏問豐干師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
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
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誑
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
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

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骨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梨麼拊其膝曰這裏是闍梨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梨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卽是闍梨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

辦叅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荅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惣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卽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予

由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
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
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搥
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
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
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卽後死者也而諸
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卽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
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
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
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

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自爲句中玄意中玄身
中玄也古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
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太息
玄沙曰真常流注爲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
逐理爲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
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則不被心魔所
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
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
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
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

周沙界一真軀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軀中玄淨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辨無盡領之又曰吾頃見謝師直稱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曾楊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予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棧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

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惣同叅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惣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悞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

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皆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予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予曰三世如來諸

代祖師鍛出凡聖情見之鑪錘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庵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庵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尔住山曰我見泥牛聞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卽班密之下而

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止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青風拂白月价再拜求依止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乖也客中主尚未明况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卽是客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予嘗至臨川與朱世英游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疎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予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予爲作偈

曰以字不成入不是法身睡着無遮閉衲僧對面
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
拊手曰孰爲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
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
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良有些些予謂世英曰此
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
僊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佛刹微
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
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
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僊人放善財童

子手卽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
之予曰皆象也方執其手卽入觀法之時見自他
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卽是出
定之時求明於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刹歷然一
念靡移延促之時宛尔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
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
已有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
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
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
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

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予曰此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瀉山曰凡聖情盡軀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壞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奘修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珈等論

於是賢流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闇梨果至前夢有徵也予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